
THE SHOES



FERDINANDO

GILLETTE 人，鞋子

THE FAMILY · 02

區別在哪裡？

那是1984年11月10日，上午9:30。我父親推開我臥室的門，讓光照進來，說：「Nando，憲兵在門口找你。你他媽幹了什麼？」

「爸，」我說，「你開玩笑吧？讓我睡覺。我今天早上才回來。昨天Melania把我折騰壞了。」

「Melania他媽的是誰？把屁股挪起來，洗把臉，穿好衣服，出來。跟他們談，問問他們要幹什麼。」「好吧，我來了。」

Posca准尉和Patanè副軍士長查了我的證件，然後對我說：「如果你11月17日不到位於卡塞塔的Ferrari Orsi裝甲兵學校報到、履行兵役義務，軍事檢察院明天一早就會簽發逮捕令。我們會來抓你，送你進監獄。」

我看著他們說：「要喝杯咖啡嗎？我剛醒。我馬上回來，你們再給我講這部電影的下半段。我得說，你們真有意思。」

我父親向兩個軍人比了個手勢，意思是我腦子不正常，他們便停了下來。我從廚房回來時，問他們我是不是本該收到一張兵單。他們手裡有一張我母親簽過字的回執，而她此刻正在上班。

我沒再浪費一秒，為這場誤會道了歉，向他們保證那天我一定到，準備穿上那身衣服——你要穿十二個月，直到它像優格一樣過期。

我做好了準備。我走的那天晚上，父親揮了揮手跟我道別。我求他在我那幾個里拉——相當於今天的10歐元——上面再添一點，他說：「省著點用。你每月會拿到60,000里拉。你就靠這些過日子。」

我母親假裝睡著了，沒有回答。晚上11:45，我的朋友Oreste開著他父親的Fiat 850來到我家——他父親在鐵路上工作——把我送到車站。那時我不理解父母的舉動。他們的做法在我看來很正常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課。

第二天早上6:10，我到了拿坡里，又坐火車去卡塞塔。我在車站問了去兵營的路，又走了30分鐘才到大門口。我向值班軍官報到，他說：「又一個遲到的，9/84期。」我正走進一個新家。一年後我才會離開它。

他們直接把我送到軍需處。發給我一個背包、兩雙軍靴——一雙低筒，一雙高筒——一條腰帶、羊毛襪、兩個飯盒、一個杯子、一個水壺、一個裝藥的鋼盒、運動鞋、迷彩服、一頂軍帽、一套禮服、一頂在兵營裡戴的土耳其氈帽、兩條像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裡直接拿出來的四角褲，還有兩件長袖羊毛內衣。我笑了，還沒意識到那兩件內衣會怎樣救我的命。

感覺就像在一部電影裡。我吹著口哨走出來，迎面過來一個軍官攔住了我，因為我沒向他敬禮，罰了我兩天。命運決定，我要在鋪位上禁閉48小時，誰也見不到。

連著兩個早上，我被派去打掃廁所：280個男人拉完屎之後去清理馬桶——並不是所有人都拉進了裡面。我沒覺得噁心。那也是兵役。我得親眼看到、親身學到：不是每個人拉的屎都是一個顏色，而且不只是因為吃的東西。

一個星期後，一個家在我老家附近的戰友來看我。他叫Franco Nicolò，5/84期。在老百姓的生活裡，他是一個世界知名鞋類品牌的業務代表。他喜歡我。40天後，他設法給我弄到一張48小時的假條，我們開著他的車一路飛奔回家。路上八個小時，但值得。

到了家，我母親問我是不是逃出來的。她本以為能清靜更長一段時間。星期天午夜，Franco來接我，我們開車往回走。

我上車時，他讓我用兩腿夾住一個五升的酒壺。那是給他的准尉的——討他歡心的一種辦法。可是等我們到兵營時，我們已經喝醉了。我們馬上報了兩天病假。

後來，一個軍官當眾威脅Franco。Franco回答：「我們一走出兵營，我就開槍打你。」那個軍官讓人把他抓了起來，送上軍事法庭。他被判在軍事監獄關60天。

我在那裡再也沒見過他，因為我被調到了別處。但那段時間過去後，我們常在工作地方附近見面，一起吃飯，回憶准尉的那壺酒。

他開了幾家自助式鞋店，生意很好。每次我去買東西，都受到國王般的待遇——折上加折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他是比我更好的推銷員。我從沒說過一個字。那時我已經是一個GILLETTE人。

新兵訓練中心

訓練開始了：拆開再裝好一支步槍，然後另一支，然後一支手槍。擦槍。行軍、跑步、休息、食堂、兵營裡的必要勤務、士兵食堂、士官食堂和軍官食堂。

那是聖誕節，晚上九點，冷得要命。那兩件羊毛內衣救了命，尤其是在我們開始第一次站崗的時候。後來他們獎勵我們去看守火藥庫15天。洗澡成了海市蜃樓。內褲裡面，你已經分不清哪是寄生蟲哪是污垢，哪是痣哪是蟲子。

溫度瘋了：零下30度。撒尿是不可能的——尿會結冰，你走來走去，屌上掛著一根尿做的冰柱。哈哈哈哈哈。

要是你哪怕想過睡著，就會冒著受罰和坐牢的風險。問題不在於要去哪裡：我們就站在那裡站崗，在囚犯和彈藥工廠之間。

一個休息的晚上，我站在離軍官食堂不遠的地方。我看著一個個美麗、香氣撲鼻的女人來參加舞會，陪著她們的軍官，他們散發著魅力和權力。我開始明白，我父親22歲時以裝甲騎兵上尉的身份退役

之後，一定遇到過怎樣的難處。坦克。正是我該去駕駛的東西，只不過我塞不進去。

但一天下午，我的連長把我叫去執行一項外勤任務。我要開車陪一位女士去拿坡里。沒人告訴我她是誰。後來我才知道：她是統領兵營的那位將軍的女兒。

這個選擇落在了我身上，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什麼。我是一名士兵；這些是正式任務，有額外報酬。但錢並不是全部。

她叫Carla。38歲，從沒結過婚，從沒訂過婚。說她漂亮遠遠不夠——至少可以說，她撩人又調皮。

那是我第一件「屌」事，而且一點也不壞。我聽說她後來又找過我，但那時我已經被調到了陸軍運動員連。我打橄欖球，後來進了軍隊國家隊。

鞋子

鞋子是我們很少認真去想的東西，但它對身體和頭腦都極其重要。在那個年代，鞋子是皮做的就更重要——只有皮革能讓你的腳保持乾燥，讓你整個身體正常運轉。

我從來不怎麼費鞋。我擁有的鞋很少，有了鞋也總想著修一修再穿。我在乎的是用處，不是樣子。你可以穿任何一雙鞋去踢任何一個人的屁股，沒人會看它有沒有設計師的牌子。

今天，我妻子讓我在一家自助式鞋店停一下。我記得那家店曾經屬於Franco，我的戰友，我們走了進去。

40年過去了。它還是老樣子——同樣的佈局。我妻子挑鞋的時候，把鞋盒遞給我拿著，自己走到長椅那邊去試穿。

這時，一位女士問我女鞋區在哪裡，我給她指了路。一位先生問某款鞋有沒有41號，我告訴他那個尺碼賣完了。兩位正在試鞋的女士問我的意見，我告訴她們穿那幾雙好看極了。

我妻子什麼也沒注意到。20分鐘裡，我連自己都沒意識到，就成了店員。所有人都來找我。我對男人回答得冷淡又差勁，而女人們的選擇得到了我全部的讚美。

收銀台擠滿了人，差點崩潰。店主搞不清發生了什麼。我們付了鞋錢往外走，但走之前我問他認不認識Franco。「認識，」他說，「他是我父親。」「那替我向他問好。」

我們出門時，女人們指著我揮手。我妻子還是什麼也沒注意到。

麻煩在大約兩個小時後來了，我女兒想回那家鞋店。在那裡，店主的兒子把我拉到一邊說：「Frega先生，剛才在收銀台我什麼也沒說。我不想讓顧客聽見、鬧出動靜。爸爸2021年出了一場可怕的事，2023年離開了我們。」

我真的很難過。我給他兒子講了一個我和他父親一起經歷過的故事，他用力抱住我，眼裡含著淚。

我女兒買了鞋，付了錢，我們離開。道別時，兒子喊道：「來看我啊。我需要像你這樣的推銷員，免費幹活的那種。」我說：「你還沒下載我的書吧？」

他笑了。生活繼續。

Ferdinando